

世界文學名著新譯叢書

鄭永慧 譯

# 被遺棄的女人

巴爾扎克愛情小說集

## 内 容 提 要

这是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爱情小说集，收进他写的中篇小说五部和短篇小说四篇，其中绝大部分作品是首次中译的。

中篇小说《被遗弃的女人》，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高老头》的续篇，描述巴黎上流社会一位最出风头的贵妇人——鲍赛昂侯爵夫人被情夫抛弃，她在盛怒之下举行舞会，把取回的全部情书投入火中，然后离开巴黎到诺曼底隐居；但她又无法摆脱卡斯頓男爵的追求，重新陷入爱情的漩涡。小说一波三折、以小见大，反映了一个阶级的没落，是巴尔扎克的不朽之作。

《家庭的幸福》写一个男子结婚以后的放荡生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生活稳定性的解体的严重问题。《奇双会》描述一个纯洁姑娘窥见其母亲与他人调情，愤然离家出走，跟随海盜过冒险生活，小说有力地鞭挞了不贞的爱情。《假情妇》则塑造了一个为了朋友的幸福而宁肯牺牲自己爱情的、具有美好心灵的人物形象，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刽子手》、《恐怖时代的一件轶事》、《信使》、《女性剪影》、《一夫两妻》等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生动地描写了十九世纪初法国的社会风俗、社会道德风尚以及社会秩序。

这些小说，题材多样，构思独特，故事情节动人，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是巴尔扎克的佳作。

## 译者前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译的《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有几位青年读者写信给我，说他们读了《苏城舞会》、《猫打球商店》、《钱袋》等几篇有关爱情和婚姻的小说后很感兴趣，希望我专门选译巴尔扎克的关于恋爱和家庭的小小说汇成一集出版，供他们阅读。在我国文学领域，男女爱情被长期列为禁区，钳制过久，必致引起反动，这是运动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经过十年动乱，生活本身也积累了许多激动人心的爱情事变，迫使文学不得不表现它们，因此，近年来我国写爱情和婚姻问题的小说很多，而且吸引了大量读者，这是合理的现象，有其客观的必然性。除了本国的文学作品以外，青年读者还希望看看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是如何表现爱情和婚姻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恰巧花城出版社要我译一些国内未介绍过的巴尔扎克的中短篇小说，我就选译了这本集子，其中大部分是有关爱情和婚姻的小说，也有少数不是，希望基本上能满足写信给我的读者的要求。

这本集子里的几篇小说，全部发表于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四年间：《家庭的幸福》是巴尔扎克于一八二九年七月访问伯尔尼夫人时写成，一八三〇年四月收入两卷集的《私人生活场景》；《刽子手》于一八三〇年一月在《时代风尚》杂志上发表，后来编入《人间

喜剧》的《哲学研究》篇。《人间喜剧》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风俗研究》，约有七十篇，分为“私人”、“外省”、“巴黎”、“政治”、“军事”等六个生活场景；第二部分是《哲学研究》，约有二十篇；第三部分是《分析研究》，只有两篇。《女性剪影》于同年三月在同一杂志上发表，后来归入《人间喜剧》的《私人生活场景》；《恐怖时代的一件轶事》发表于一八三一年一月，后来列入《人间喜剧》的《政治生活场景》；同月，巴尔扎克在《巴黎杂志》上发表《奇双会》，原来独立成章，一八四二年巴尔扎克把陆续发表的六个故事统一起来，合成一个中篇，题名为《三十岁的女人》，纳入《人间喜剧》的《私人生活场景》，《奇双会》变成了其中的第五章，在本集中仍然把《奇双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短篇；《信使》原名《信息》，有人译为《恶耗》，友人潘之汀对我说，他在延安听周立波同志讲文学课时，译名是《信使》，我觉得“信使”也很符合作者的原意，就沿用了《信使》的译名。这个短篇于一八三二年二月第一次刊登在《两世界杂志》，一八四二年收入《人间喜剧》第二卷《私人生活场景》中。《被遗弃的女人》于一八三二年九月初发表于《巴黎杂志》，一八四二年收入《人间喜剧》第二卷《私人生活场景》；这个短篇故事是《高里奥老头》的续篇，在长篇小说《高里奥老头》里，鲍赛昂侯爵夫人是复辟时期巴黎上流社会最出风头的一朵鲜花，她的情夫是葡萄牙侯爵米盖尔·阿瞿达一宾多，一八一九年米盖尔抛弃她同洛希斐德的女儿结婚。鲍赛昂侯爵夫人召开了一个盛大舞会，叫拉斯蒂涅去为她取回全部情书，投入火中烧毁，第二天清晨五点离开巴黎到诺曼底去隐居。《被遗弃的女人》叙述的是她隐居以后的经历。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巴尔扎克创作了中篇小说《假情妇》，刊登在《世纪报》上，后来也收入《私人生活场景》；《一夫

两妻》创作于一八三〇年四月，原名《有德行的妻子》，一八四二年改为今名，收入《私人生活场景》。

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是“商人国王”路易·菲力普的统治时期，马克思说：

“自由派银行家拉菲特在七月革命后庄严地伴送奥尔良亲王（即路易·菲力普）到市政厅去的时候，禁不住说了一句：‘从今天以后，由银行家进行统治了。’”

是的，法国从此开始了大金融家和大资本家统治时期，金融贵族指挥一切，他们在两个议院口授法令，他们分配政府职务，从部长一直分配到小职员。恩格斯形容这个时期是：“现金交易已成为社会联系的唯一因素……贿赂代替了暴力，公共权力的主要支柱不是剑，而是金钱。”

巴尔扎克在这段时期中，由于发表了长篇小说《舒昂党人》而声名大噪，在艺术上完全成熟，象个巨人般屹立在法国文坛上。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担任“法国社会的秘书”，把十九世纪最初几个年代的法国社会风俗描绘出来，恩格斯赞美他“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在这部历史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是爱情和婚姻，这一类主题的作品，占《私人生活场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爱情和婚姻是人与人的交际和关系，涉及到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风尚，通过它们可以窥探社会的本质。这本集子里有七篇爱情和婚姻的故事，都是从《私人生活场景》里选出的；根据巴尔扎克的设想，《私人生活场景》应着重表现人们在青少年时期因生活经验不足或感情冲动酿成的种种错误与不幸。我们认为，造成错误与不幸除了个人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只要剖析这几个故

事，就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已经渗透到爱情和婚姻里面，男女结合首先要考虑的不是爱情，而是利害关系；道德观念薄弱，男女关系紊乱，一夫一妻制已徒有其名，实际上是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

在《家庭的幸福》里，苏朗热结婚三十个月，有十五个月在外乱搞男女关系，破坏了家庭的幸福，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生活稳定性的解体倾向何等明显！家庭不容许第三者闯入，闯入即破坏了家庭的幸福，然而在贡德勒维尔家的舞会上，无论男女，谈起夺人所爱，破坏别人家庭，竟象谈论看过什么戏剧那样轻松，足以证明道德观念薄弱，男女关系紊乱，早已成为社会风气，苏朗热的错误，不能完全归责于个人。作者鞭挞了这种感情放纵的不道德倾向，并且安排了一位老公爵夫人来说服沃德勒蒙伯爵夫人，劝她放弃苏朗热和夏马尔而嫁给蒙科尔内。老夫人到底老于世故，劝说的一番话完全用金钱、地位、品貌来作论据，丝毫没有谈到爱情，这番话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苏朗热夫妇言归于好，老夫人的一席话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

恩格斯曾经指出：《被遗弃的女人》写出了贵妇人“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鲍赛昂子爵夫人（原来是子爵夫人，后来是侯爵夫人）在《高里奥老头》一书中是巴黎贵族社会的一朵头号交际花，就是她给拉斯蒂涅上了社会教育的第一课，教会了他怎样用极端利己主义来对待这个又卑鄙又残忍的社会，然而她自己却被资产阶级妇女打败：她的情夫为了娶上暴发户的女儿，得到二十万法郎利息的陪嫁，竟然抛弃了她，迫使她不得不告别巴黎，隐遁到外省来。她在外省的命运并不比在巴黎好些，贵族阶级逐渐被资产阶级所取代的历史过程，不仅

在巴黎已经完成，在外省也逐步完成；她教导给拉斯蒂涅的原则，什么“你越没有心肝，越高升得快。你得不留情地打击人家，叫人家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做驿马，把它们骑得精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达到欲望的最高峰”等等，尽管帮助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最后她仍以在巴黎的同样失败告终。

夫妻间的一举一动，逃不过子女的眼睛，所以有人称子女是家庭的小间谍。父母有不道德的行为，可以在子女的心灵上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奇双会》中的大女儿，正是由于窥见了母亲对父亲不忠实，所以离家出走，追随一个海盗去过冒险的生活。她母亲的情夫大概就是那个叫做旺德内斯先生的外交官，作者没有正面叙述，只是隐隐约约地加以暗示，但对女儿心灵上的创伤却着意刻画，可以说作者是在鞭挞对爱情的不贞。相反，女儿甘愿舍弃安乐的家庭，在海上天天冒着战斗和风暴的危险，不仅因爱情的忠贞而显示的坚强品格值得肯定，在爱情的道德上也是可以称颂的。对女儿的歌颂，正是对母亲绝妙的针砭。

《假情妇》是一篇特别值得推荐的作品。作者在这里创造了一个高尚心灵的典型人物：波兰年青贵族帕兹。这个人和他的同国人拉京斯基是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朋友，两个人在巴黎定居以后，帕兹不仅从生活上悉心照顾拉京斯基，使他安享富贵而不致浪费财产，还对朋友忠心耿耿，宁愿牺牲自己的爱情去保证朋友家庭的幸福。帕兹不幸爱上了朋友的妻子，最难能可贵的是：帕兹虽然具备一切条件可以欺骗自己的朋友，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冒着名誉扫地的危险去伪造一个假情妇来为自己作掩护，甚至终生不娶，一直在暗中保护着所爱的人。这种品格高尚的人在巴黎花花世界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作者把他写成是波兰人，到底是意

味着巴黎的法国人中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呢，还是因为作者女友韩斯卡夫人是波兰人的缘故，对波兰人有所偏爱？

《一夫两妻》淋漓尽致地表露了巴尔扎克的反宗教思想。巴尔扎克是鼓吹天主教信仰的，但是他自己说：“我根本不是正统的教徒，我根本不相信罗马教会。”矛盾的是，他有几部小说专门描写宗教“感化”人的力量。巴尔扎克既不是真正信教，却又大力鼓吹宗教，这正是他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的结果。通过《一夫两妻》，我们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对所谓“虔诚的”教徒是深恶而痛绝的。作者指出，虔诚的教徒最自私，他们进了坟墓以后还要照顾到自己的利益，这岂不是神圣化了的利己主义吗？小说里格朗维尔同昂热莉克的结合基础仍然是金钱、地位和生理上的某些吸引力（由青梅竹马的回忆而产生的幻觉），这样的基础并不牢固，遇到风浪就全部坍塌，所以后来格朗维尔也叹息：肉体的美不等于精神的美，同被宗教歪曲的心灵难以共处。这就是造成格朗维尔一夫两妻的原因。小说的结尾把卡罗莉娜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使人觉得很突然，不能不想到这是巴尔扎克的阶级偏见的结果。

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保王党，虽然“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恩格斯），然而政治上的反动对他的创作也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恐怖时代的一件轶事》就是明证。在这篇小说里，巴尔扎克发展到对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充满同情，描写杀死路易十六的刽子手如何内疚悔罪，祈求反动教会的宽恕，帮助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谴责巴尔扎克的这种立场，但是巴尔扎克作为“法国历史的秘书”，把当时发生的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使他的《人间喜剧》成为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史，还是必要的。



译者的责任主要是把原作介绍给读者，应该相信读者完全有能力欣赏和分析原作，这样译者过分罗唆的评论就是不必要的了。

郑永慧

1982年7月于北京

## 目 录

译者前记.....	1
被遗弃的女人.....	1
家庭的幸福.....	50
刽子手.....	94
恐怖时代的一件轶事.....	106
奇双会.....	128
信使.....	184
假情妇.....	199
女性剪影.....	268
一夫两妻.....	275

## 被遗弃的女人

献给达布朗泰公爵夫人——兼给她的忠实的仆人  
奥诺雷·巴尔扎克。

一八二二年春初，巴黎的大夫们把一个病后复原的青年送到下诺曼底来，他害的是炎症，原因是用功过度，或者是生活放荡，漫没节制。他的康复要求绝对休息，饮食清淡，周围有寒冷空气和完全避免过度的感官刺激。贝森的肥沃的田野和外省死气沉沉的生活，似乎最有利于他的恢复健康。于是他就到贝叶城住进他的一个表姐家；贝叶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离海只有八公里<sup>①</sup>，他的表姐过惯了隐居的生活，有一个亲戚或者朋友到来就喜不自胜，对他表示了特别热烈的欢迎。

除了少数特殊习俗，所有小城市都是相似的。这位名叫加斯东·德·尼埃耶男爵先生的巴黎青年，在他表姐圣瑟韦尔夫人家里，或者在她的一伙朋友家里，参加了几个晚会以后，不久就认识了那个僻静社会视为全城头面人物的人们。加斯东·德·尼埃

<sup>①</sup> 贝叶是诺曼底的卡尔瓦多斯省一个濒海的古城，面临塞纳湾，城内有圣母大教堂和图书馆等古建筑。

耶把这些人视为永久不变的人物，任何一个观察家在从前组成法兰西的无数封建藩侯的首府里，都可以发现这些人物。

这些人物中的头一个属于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家族的世系在二百公里以外就无人知晓，可是在这个省里却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最源远流长的阔阔门第。他们是小型的王室，没有人怀疑他们通过姻亲关系搭上了纳瓦兰家族、格朗利厄家族，又同卡迪央家族沾上亲，和布拉蒙—肖弗里家族也有瓜葛<sup>①</sup>。这个望族的领袖通常总是一个果敢的猎手。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经常用姓氏的优越压倒一切人；他容忍县长的存在，如同他忍受捐税的缴纳一样；他不承认十九世纪创立的新贵，并且指出如果首相不是贵族，乃是政治上极端可怕的事。他的妻子说话的口气斩钉截铁，声音极高，拥有几个崇拜她的人，可是她规行矩步，经常在复活节前后半个月内领圣体；她教养女儿们教养得很不好，总认为她们有了贵族姓氏就是永远富有。妻子和丈夫对于现代的奢侈豪华一无所知，他们还保持着戏台上穿的服装，古色古香的银餐具、家具和马车，如同他们保持着古老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一样。这种老式排场同外省的经济条件倒也相当适应。总之，他们是过去时代的遗老，只不过缺少征收土地移转税的权利，缺少一群群猎犬和镶着饰带的制服罢了；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是充满荣誉感的，他们全都对离他们十分遥远的亲王们忠心耿耿。这个历史上的家族名声不扬，却象一幅古老的立经挂毯那样保持着古怪特点。这个家族必然会孳生出来一个叔伯兄弟，当上了少将，佩带红绶带，出入宫廷，曾经追随

<sup>①</sup> 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纳瓦兰家族、格朗利厄家族等等，都是王亲国戚，著名的贵族。

过黎希留元帅入侵汉诺威<sup>①</sup>，你会发现他在家族里宛如路易十五时代一本旧书上面散落下来的一页纸。

跟这个古董似的家庭相对立的一家人家比较富有，可是贵族世系没有那么古老。每年冬天丈夫和妻子到巴黎去度过两个月，总带回来短暂的时髦风尚和昙花一现的流行爱好。夫人是个风雅人，可是有点拘谨。总跟不上时兴的款式，不过，她却嘲笑邻居们装腔作势的无知，她的银餐具都是新式的；她拥有几个小厮，几个黑奴和一个随身男仆。她的长子有一辆轻便双人马车，无所事事，领有世袭财产；幼子是最髙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父亲熟悉内阁的种种黑幕，经常讲述关于路易十八和迪·凯拉夫人<sup>②</sup>的轶事；他购买五厘公债，避免关于苹果酒的谈话，有时怪癖发作，便去更正省属财产的数字；他是省议会的议员，衣服都在巴黎定制，佩带荣誉团的十字勋章。最后，这位贵族理解王政复辟，会在议会里搞钱；但是他的忠君动机却没有同与他敌对的那家人家那样纯洁。他订阅《法兰西新闻》和《争鸣报》。同他们对立的一家人家只阅读《每日新闻》<sup>③</sup>。

从前的代理主教，现在的主教大人，就在这两大势力中间摇摆不定，这两大势力完全是为着宗教的缘故才尊敬他，所以有时也向他暗示，叫他领会一下拉封丹在他的寓言《驮圣物的驴子》

① 黎希留元帅（1696—1788）是黎希留大主教的侄孙，在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曾经入侵汉诺威。

② 迪·凯拉伯爵夫人（1784—1850）于王政复辟时期入宫，甚为得宠，但她同路易十八并没有暧昧关系。

③ 《法兰西新闻》是官方报纸，《争鸣报》有中间色彩，《每日新闻》是极右派报纸。

结尾时所提出的教训<sup>①</sup>。因为这位主教是平民出身。

接下来就是一些二等星了，他们是些每年入息一万到一万二千法郎的贵族，有的当过海军上校，有的当过骑兵上尉，有的什么也没有当过。骑马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的位置是在捧着圣餐器的本堂神甫和出外巡回的税务监督中间。他们几乎全都在宫廷里学习过礼仪，受过骑士训练，当过火枪手，现在都清清闲闲地在自己经营的田庄里消磨日子，更关心的是伐木或者他们的苹果酒，而不是君主政制。不过，他们有时也谈论宪章和自由党人，那是在惠斯特纸牌打了一个大局以后，或者在掷骰戏中间，在他们计算过嫁妆，妥善地按照他们能背诵如流的家谱来安排婚事之余。他们的妻子坐在柳条轻便马车里，一面孔自命不凡，装出宫廷中人的神气；她们怪里怪气地披上一条披肩或者戴上一顶帽子就认为已经打扮入时了；她们每年经过几度深思熟虑以后，才购买两顶帽子，有时也叫人家从巴黎买回来；她们一般都是品行端正而嘴巴喋喋不休的。

围绕在这伙贵族的主要角色身边，有两三位有身份的老小姐，她们已经解决了人类的定居的问题。因为她们仿佛浇铸在你遇见她们的那所房子里面；她们的面孔，她们的服饰，已经成为本宅、本城、本省的一部分；她们就是本宅、本城、本省的传统、纪录和精神。她们全都有倔强的和叫人吃惊的地方；她们通常都懂得在合适的时候微笑颌首或者摇头，她们不时也说句把被认为俏皮

<sup>①</sup> 拉封丹的寓言诗《驮圣物的驴子》叙述一头驮着圣物的驴子备受路人尊敬，有人提醒驴子说：“人家尊敬的不是你，而是你驮的圣物。”诗的结尾说：“人家向官服致敬，而不是尊敬官儿。”因为在拉封丹时代，大官往往穿着红袍在街上走。

的话。

有几位富有的资产者也混进了这个贵族小圈子，那是因为他们具有贵族的政见或者由于他们有钱。可是，尽管他们年纪已经上了四十岁，这些贵族的每一个人提到他们时总是说：“这小家伙想的不错！”于是就把他们选为众议员。一般的说，他们的后台都是那些老小姐，不过，这也是人家随便乱说罢了。

最后，两三个教士也受到这班社会名流的接待，那是因为他们具有宗教权力，或者因为他们人很聪明，贵族们在自己人中间觉得烦闷无聊，就把平民出身的人带进他们的客厅里来，正如面包师把酵母放进他的面团里一样。

在这些脑袋里所堆积起来的全部智慧都是由一定数量的古旧观念所组成的，其中也混杂进去一些新思想，这些新思想是每天晚上大家共同搅拌进去的。代表这些思想的词句正象小海湾里的海水一样，也有每天的潮涨潮落，也有永恒的波动，完全一样。今天听到空洞的回声的人，明天也能听到，一年以后也能听到，永远能听到。他们对世事所下的永远不变的判决，已经成为一门传统的科学，谁也没权加上一点一滴新的见解。这些墨守成规的人们，生活在牢不可破的习惯圈子里，同他们的宗教、政治、道德和文学观念一样牢不可破。

如果一个外来人被允许参加这个小团体，那么每个人都会带点嘲讽地对他说：“这里可不象你们巴黎社会那么光彩！”同时每个人都斥责别人的生活方式，尽力叫人相信他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例外，他曾经设法改革这个社会而没有成功。如果，这个新来的人不幸也说了几句批评的话，证实这些人彼此间互相指摘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马上就被视为无法无天的坏人，是个腐化堕落的

巴黎人，跟通常所有的巴黎人一样。

加斯东·德·尼埃耶在这个小小天地里露脸的时候，事先他已经被贝叶城公共舆论不会有错的天平称过斤两。因为在这个小小社会里一切完全遵守礼节，生活里每件事都是协调的，没有半点事情能瞒过别人，所有爵位和领地的价值都有价格标明，跟报纸末页所登载的债券价格一样。他的表姐圣瑟韦尔夫人早已说过他的财产数字，他的未来希望，也展示过他的家谱，吹嘘过他的学识，他的礼貌和他的谦让。他所受到的欢迎是他理应受到的，他被不客气地接待为一个优秀的小贵族，因为他的年纪只有二十三岁；可是有几个年轻姑娘和几位母亲却对他另眼相看，充满温情。他在奥热山谷里拥有一万八千法郎的年地租，他的父亲早晚会遗留给他那座马内维尔古堡及其全部附属建筑物。至于他的所受教育，他的政治前程，他的人品，他的天才，都不成其为问题。他拥有的土地都十分肥沃，地租是有保证的；栽种的植物尤其优良，维修费用和捐税都由佃户负担，苹果树都已经长了三十八年了；而他的父亲还在商量一笔交易，想把同他的花园连接的二百阿尔邦<sup>①</sup>森林买下来，给花园围上围墙；这些优点是任何当部长的希望，任何人世的声誉都不能与之竞争的。不知是出于狡猾或是另有打算，圣瑟韦尔夫人没有提起加斯东的哥哥，加斯东自己也一字不提。这个哥哥患上肺病，似乎不久就要被人埋葬、哀哭而且遗忘了。开头加斯东·德·尼埃耶拿这些人物来作消遣，可以说，他把这些人物的尊容都描绘在他的画册里了，他把这些人物的有棱角的、多皱纹的、钩鼻的模样儿描绘得有趣而逼真。

<sup>①</sup> 阿尔邦是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20至50公顷。



真，他注意到他们的服装和脸上肌肉的抽搐多么古怪而可笑；他非常喜欢听他们说话里的诺曼底方言，非常喜欢他们守旧的观念和粗野的性格。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习惯了这种松鼠在笼子里打转似的生活以后，他觉察到在这种停滞而不可改变的生活中缺乏对立的变化，同修道士关在修道院里没有什么两样，因而他就苦闷起来，虽然这种苦闷还不是烦恼和厌恶，但是这两者的效果都有了。经过这种过渡时期的轻微痛苦以后，一个人象植物一样移植到一个相反环境的过程就完成了，在这个新环境中他必须自行萎缩，过着一种生长不良的生活。事实上，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把他拉出这个社会，他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适应了这个社会的生活习惯，他不再害怕这个社会的空虚无聊，这种空虚无聊会侵袭他，把他完全消灭。加斯东的肺部早已习惯于呼吸这种空气了。他已经完全准备好要确认在这种无所用心、不动脑筋的日子里有一种麻木不仁的幸福，他开始忘记了那种精力不断更新的运动，忘记了他在巴黎曾经那么热爱过的能经常结出丰硕成果的脑力运用，他要永久留在这里，在这些化石中间僵化，象尤利西斯的伙伴们<sup>①</sup>一样，在猪身里就满足了。有一天晚上，加斯东·德·尼埃耶在一家人家的客厅里，坐在一位老太太和本主教管区的一个代理主教之间。这所客厅的细木护壁板漆成灰色，地上铺着白土大方砖，挂着几张家里人的画像，摆着四张赌桌，十六个人围着赌桌一边闲谈，一边打惠斯特纸牌。他在那里什么也不想，只在消化他吃下去的美味晚餐，这种精美的晚餐就是外省日常生活的美好未来，他出乎意

<sup>①</sup> 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尤利西斯在回国途中遇见女巫喀尔刻，女巫给尤利西斯的伙伴们喝了一种酒，就变成了猪，浑浑噩噩，不愿回国。